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上一代」毒害「下一代」

著名作家倪匡先生離世，一些傳媒開足火力宣揚所謂「香江四大才子」，即金庸、倪匡、黃霑和蔡瀾云云。常言道：「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當事人倪二先生曾評這謠言為：「莫名其妙，不知道哪裏鑽出來的。」假如「倪粉」仍然堅持散播此謠言，實是極不尊重他們的偶像。

雖說「死者為大」，但是拍馬屁也該靠譜呀！有妄人聲稱倪氏為「全球華人世界70年來頭腦最清醒的人」。廣受「倪粉」讚嘆的金句還有：「人類之所以進步，是因為下一代人不聽上一代人的話。」這話實是奇談怪論！

下一代人臨事時該不該聽上一代人的話，應要看看兩代之間在道德人品、學問識見和事功才幹等等不同範疇，再綜合研判才是。有時應聽，有時不應聽。例如近年被背後政治勢力吹捧的香港黃之鋒或瑞典環保小公主通貝利，兩個屁孩聽上一代人了，他們領導的政治運動有可能讓社會有絲毫進步嗎？

又有人稱譽倪二先生為「智慧老人」，褒美他對香港發展的「預言」神準。其實他又預言過些什麼？倒是一大票「革命失敗」的香港「下一代人」拿來作為「精神上自我慰藉」的憑藉！事緣倪大師曾在小說中「預言」一個「東方城市」會被毀滅。這「神喻」在暗示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之後，會毀掉了香港。這與回歸前後西媒唱衰香港是同一口徑。實情是將香港打個稀巴爛的，是外國勢力指揮香港政壇反對派發動一連串的奪權暴動，包括：2014年「雨傘革命」、2016年「魚蛋革命」和2019年「時代革命」。有暴徒將「時代」錯寫成了「時伐」，他們可能是大學生、中學生，也可能出自暴動「總指揮」臨事僱用那不法分子的手筆。

倪二先生得到此間不少下一代人的膜拜，正正因為他支持，或至少同情這一系列的「顏色革命」。智慧高的人嘴巴雖然可以很輕狂，身體卻特別誠實。「東方城市」沒有被摧毀，真正頭腦清醒的老香港無法理解倪二先生的預言如何成真！倪氏在回歸前移民美國（避難？），若干年之後又回流到這個曾被他詛咒要被毀的城市終老。所謂頭腦清醒，是否包括這番「言行背馳」？2022年的70年前是1952年。倪二先生這位成功作家，憑什麼可以得到「舉世華人社會之最」的美譽？阿諛若此，比杜撰「四大才子」還要醜陋得太多了！

近十年香港良民見證不少「下一代人」錯聽了個別「上一代人」的讒言，跑去無差別地「不聽」日常讓香港社會正常運轉的另一批「上一代人」。亢奮的下一代人用打、砸、燒等手段企圖奪權，讓香港得以朝他們幻想的方向「進步」。然後惹上極大的麻煩，有人受法律制裁而進牢，亦有人倉惶逃亡、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老家。

戴耀廷鼓煽人「違法達義」；倪二先生吩咐讀者聽他（一個上一代人）而不聽看不順眼的其他上一代人。

「人類之所以進步，是因為下一代人不聽上一代人的話。」此說實是廢話！用此間某些下一代人慣講的口頭禪，「真係難聽過粗口」！

人生憑闌處
童心

窗前的風景

8點25分，當他的身影在窗前倏然閃過，我下意識地看了一下腕上的手錶——每天都如此準時。那是一個瘦削的男人，個子不高，但衣衫很齊整，一看就知道頭一天精心熨過。他的頭髮很濃密，微微有些自然鬈，恰到好處地透出些斯文來。他通常都是小碎步，比較急促，極少會慢節奏地踱步，僅有一次例外：那是一個雨天，他為一個穿着旗袍的女人撐傘，這自然是不好走得太快吧，所以我才有幸看到他走路慢下來的樣子。黑框眼鏡，白皙的皮膚，我甚至看清了他修長的手指。

他當然不知道，不經意間，他成了我窗前的風景。我每天清晨都恰巧會在這間街角的咖啡店吃早餐，通常是一杯咖啡、一個麵包。入門處左手邊的第3個高腳凳，是我最常落座的地方。因為，這個位置的視角極佳，落地窗外的事物盡入眼底：一棵高大的鳳凰木，終年綠意盎然；幾隻畫眉趁着晨光在枝葉間翻飛，冬天時，偶爾也會有幾隻烏鴉來湊趣；叮叮車總是大致守時，車廂外身的廣告花花綠綠，提醒人們當下的流行和生活中的大事，比如這陣子的慶祝回歸25周年。這些窗前的風景，讓我感知着四季的更迭。有時候，雷雨不期而至，窗子上滿是雨水。我會輕輕地數那雨水敲打玻璃窗的節奏，快與慢，急與緩，狂熱與疏朗，像極了這座城市裏，萬千聲響中的一個密碼，連接着我和這座城市之間某種特殊的默契。

而那個男人，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也只能猜測他的職業——大抵是辦公室的高級白領，或者是附近某個學校的藝術老師。在這窗外的風景中，他尤其生動。他甚至會讓我惦念，比如有時他會連續幾日沒有準時出現，我竟然會暗暗地猜想，他是不是搬家或是轉工了。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為何我在窗外的景物中，對他會有那麼多的觀察和記憶，而且還會生出這莫名的惦念——要知道，我在這咖啡店裏吃早餐，也才一年多的時間呀。

前日，我約一個關係要好的同事吃早餐。我有些自得地與同事分享8點25分、那個男人構成的風景。同事見過了之後，張大了嘴巴：「這不是住在我母親家隔壁的那個人嗎？哎呀呀，他……」我於是知道了男人一些很具體的生活，比如結婚離婚的雞飛狗跳，以及曾經遭遇過的官司和職場風雲。我感覺到心中的一面鏡子忽然有了一絲裂縫，又透過了一些冰冷的風。

窗外的風景，之所以給人以欣慰和惦念，大概是因為我們與風景始終保持着恰到好處的距離。人生之美，美在欣賞，更美在距離。它讓我們發現驚喜，記取溫暖，更讓我們領悟保持着遐想的樂趣。

心窗常開
潘金英

紙孩百日 書香有情

疫情下百業受影響，但於寫作人而言，反而文章寫多了。我宅家看書，寫作更勤，想不負韶華！不覺間文稿已寫了過百篇，就要翻開另一個百吧？

憶起每年為迎國際閱讀日而寫新書，我們見文字五六萬了，莫失時，今年豈能無新書？妹妹和我，年年出新書推廣文學，支持「4·23」，今年未因疫情改變。新紙孩已在澳門書展和讀者見面了。

香港人要狗要貓不養娃，暱稱貓狗是毛孩，當仔女來寵。女文友自費出書，在中環擺賣自家新詩集，不就可稱為紙孩嗎？女文友花情伴詩集，紙孩慶生有雅興。而我們的紙孩，在4月23日「閱讀日」已出世了，7月下旬即百日了！這新生紙孩，5月澳門現身，盼也能在7月本地書展和大家見面！

寫作人視書為自己兒女，因一字一句，皆盡費心思呀！《捕捉時光·留住晴天》是我們合作為紙孩取的名字。人說不怕生錯命，最怕改壞名，為這紙孩取名，也就等於為嬰兒取名了？

新名字未廣為人知，為此嬰兒有百日宴，新書也盛行辦發布會，不正也似百日宴？女文友中環擺書檔，讓人人來賀，也暢談紙孩的長名字及發表心聲，熱鬧人氣，有助廣傳書名哩。

記得我們好幾本書在內地出版，如《香江的孩子》、《牛奶瓶裏的巨人》等，出版社邀請我們出席現場發布會及有簽售活動。憶當年青少年手捧《香江的孩子》排着隊求簽名，現場氣氛熱烈，這書幾位作者一起出席，都收到大大的鮮花束，我們還和台下讀者互動座談，盛況難忘。我也曾出席過本地不同文友在書店舉行之新書發布會，但我們的散文集《心窗常開》和今年的紙孩，卻都是在澳門首先發布哩！

那年赴澳門出席圖協在何東圖書館所舉辦的發布會，有30多位圖書館人員出席，愛書悅讀，感到紙孩幸福，書香有情。我和明珠還受邀為該圖書館推廣閱讀的活動頒獎，儀式簡單而隆重，紙孩《心窗常開》的百日美宴，一直成為心中溫馨親切的回憶！

疫情下我們把專欄文章整理結集，《捕捉時光·留住晴天》就出世了，紙孩是守護心靈的天使，雖然不知為這紙孩取的名字是否人人欣賞，但願此名字，會令讀者親近及感受到姐妹作者溫暖的心意，為大家留住珍貴時光，身心有晴天情味，美好常在！

◆澳門書展現場。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隨時遇上網上騙案

隨着資訊發達和手機方便，網上騙案沒完沒了，縱使警方不斷呼籲和宣傳，警惕市民別受騙，但一時疏忽、信以為真，誤墮騙局損失金錢的人仍無日無之。我實在心痛身邊親友受騙，希望提醒各位讀者，千萬別輕信不相識的、沒露面的陌生人，凡涉及金錢的，更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一定要問家人朋友多幾個人意見，要清楚這世界沒便宜的事，沒有「大蛤蟆隨街跳」的着數。

我們平時不輕易把自己辛苦工作賺來的錢捧手於家人、朋友，更何況是完全不知背景的人？千萬別輕易相信而不去「查證」，急急怕蝕底而衝動。騙徒最怕的是你有時間去考慮和想清楚，不斷催促你過錢這便是問題了，從來給錢別人都要三思而後行，一定要有定力，堅持「便宜莫貪」。

世侄女最近因想兼職賺錢，見網上有筍工，但要先付3萬元才可申請，她急於求財竟過錢到對方戶口，之後發覺情況不妙報警。打工是對方給錢自己，怎可能要先付錢？這便是問題了，家人千叮萬囑她別再過錢。誰知對方吃過翻尋味，發一封英文信給她說會退回金錢，但須多付萬五元，傻女希望取回金錢不多想，忘了警員忠告便又過錢。唉！世侄女有學歷有工作經驗，還這樣糊糊塗塗地墮入騙局，難怪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了。

有一男青年要租屋，見網上有遠在海外的業主放租名廈大單位連車位才不夠1萬元，照片所見單位裝修漂亮，十分心動。那自稱業主的還發來海外的工作證件，但要求先付租金才可在海外寄匙鎖給他入屋看單位，這就令人生疑。他到田土廳查證業主的確同名，但仍不放心到地產公司去查，才發覺這單位正在放售，與照片所見完全不同，是被騙徒利用了。

連賣樓也有假的，屯門某細單位以200多萬元出售，我女友想買，但她還是理性地向銀行查詢，職員對她說：「邊有咁大隻蛤蟆隨街跳？銀行都不接受！」終查證是假，最終單位以雙倍價錢出售了。

百家廊
戴永夏

老濟南人如何避炎夏

濟南的夏天炎熱，因此一到夏天，人們自然想到了避暑。過去沒有電風扇、沒有空調，那得天獨厚的泉湖，便是避暑納涼的「天堂」。

對普通百姓來說，納涼倒也簡單：門前有柳，院內有泉。泉邊柳下，一張小桌，幾杯大茶，足可引朋呼友，說地談天。渴了，泉中有「冰鎮」西瓜；悶了，有聽不厭的鄉音俚曲；睏了，柳蔭下枕石而眠……那些孩子們更是「無賴」，地上滾一身泥土，一骨碌跳進清涼的泉中，便洗個乾乾淨淨……如此濃濃的鄉情，如此清涼的境界，又何懼赤日炎炎？

至於達官貴人，那就「高雅」多了。他們避暑納涼，多在大明湖上。

大明湖水面浩瀚，風光無限。岸邊亭台錯落，綠樹蔭濃；水中舟楫往來，蓮荷飄香。再加上湖水源自群泉，水質清，水溫低，便成了天然的避暑勝地。每到盛夏，那些達官貴人都喜歡到湖上避暑，並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軼事佳話和精美詩文。

大明湖上避暑，通常是在楊柳岸邊。那些終日埋頭案牘的官員們，相約來到湖邊，或在亭中宴飲，或在柳下吟詠；或賞湖中美景，或抒胸中豪情，盡情地放鬆自我。玩到高興處，他們還會就地取材，玩出一些新花樣來。如一千八九百年前的齊郡刺史（即濟南市長）鄭懋，在這方面就很有創意。有一次他跟幕僚來湖上避暑，忽然心血來潮，讓人割下湖中帶莖的荷葉，用簪子刺穿葉心，連通荷莖，又以荷葉做「筒杯」，裏面貯滿美酒，然後輪流從彎如象鼻的荷莖一端啜吸，謂之「碧筒飲」。據說那滋味清香爽口，妙不可言，有「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的讚語，一時傳為美談。後世的文人雅士們競相效法此道，並以此為「時髦」。宋代大詩人蘇東坡到杭州做官時，就常邀朋友在西湖中玩「碧筒飲」，還留下了「碧筒既作象鼻彎，白酒猶帶荷心苦」的佳句。明代有一位叫鄭允端的蘇州才女，也深諳此道。她在飲過這種「碧筒酒」後，曾深情地寫詩讚道：「半朵斷雲擎翡翠，一江甘露洩玫瑰。胸中爽氣飄飄起，鼻底清香拍拍回。」詩寫得生動形象，耐人尋味，真可謂「碧筒飲」的知音，避暑納涼的佳作。

宋代曾做過齊州知州（亦即濟南市長）的著名文學家曾鞏，也喜歡到大明湖上避暑。他在一首《西湖納涼》的詩中寫道：「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魚戲一篙新浪滿，鳥啼千步綠蔭成。虹腰隱隱松橋出，鷁首峨峨畫舫行。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詩中，曾鞏自豪地說：你問我在哪裏避暑嗎？告訴你吧，我在寬廣、美麗的大明湖上！那裏，湖水中金鱗暢游，泛起層層新浪；長堤上綠柳蔭深，百鳥婉轉鳴唱。岸邊虹橋臥波，有青松翠柏掩映；水上畫舫高聳，在綠浪之中穿行。尤其到了晚上，涼風習習，月光朗照，荷香撲鼻，泉聲盈耳……在這樣美好的地方避暑納涼，真是神仙過的日子！

還有的人，更願到湖水中避暑。他們或乘畫舫，或駕扁舟，浴着陣陣清風，聞着撲鼻荷香，聽着漁歌互答，看着鷗鷺翻飛；或穿行在荷叢中，或蕩漾於碧波上，美得忘乎所以！清代濟南詩人尹廷蘭，對此就深有體會。他在一首遊湖詩中寫道：「曲港浮萍一道開，閒撐小艇納涼來。青天放眼蒹葭外，百感茫茫北極台。」顯然，他是自己撐着小船在湖中納涼的。在波平如鏡的湖面上，涼風習習，荷香陣陣，放眼遠望，水天一色。在這樣的大美中徜徉，誰能不浮想聯翩，生出天上人間的感慨呢？

當然，普通百姓也有到湖上納涼的，不過他們並不是單純休閒，而是跟勞動聯繫在一起。清代詩人任弘遠在《明湖雜詩》中，就寫到採蓮女郎在湖中邊採蓮、邊納涼的情景：「6月乘涼爭採蓮，湖中來往女郎船。臨行笑折新荷葉，障卻斜陽細雨天。」在炎炎夏日裏，姑娘們駕着小舟，穿行在碧波蕩漾的大明湖上，一邊乘涼，一邊採蓮。她們唱啊，樂啊，歌聲引來林鳥和鳴，花容惹得艷荷害羞。當她們說說笑笑地滿載而歸時，每人又折一張新荷葉頂在頭上，既能遮陽擋雨，又能防暑降溫……這是多麼美麗的畫面，多麼動人的景象啊！

大明湖上避暑，還有個很好的去處，那就是清涼島。該島位於大明湖東南隅，四面環水，荷繞柳牽。島上綠樹森森，芳草萋萋，濃蔭蔽日，清幽異常。又因城內眾多低溫的泉水從這座小島附近匯入大明湖；再加上這裏地近風口北水門，陣陣冷涼的清風不斷吹來，使得夏日的小島格外清涼，故名「清涼島」。後因島上建起了匯泉寺，故小島又改稱「匯泉寺」。在清代，每到盛暑之時，濟南的文人學士便常來島上避暑納涼，飲宴品茗，留下了不少詩文佳句。如「逭暑登高閣，新晴分外涼。嵐光經雨活，蓮氣撲人香……」（清·王德容：《夏晚登匯泉寺內文昌閣》）「渚蓮半放綺宴開，雅集深叨末座陪。密樹不容炎暑入，香荷忽送雨聲來……」（清·周樂：《入伏日李少白大令招飲匯泉寺》）詩中所寫，正是當年島上的迷人景色、清涼風光以及文人們雅集避暑的美好情景。這樣的風光儘管已經不再，但仍給人們留下許多美好回憶，和穿越歷史到此雅集的癡迷遐想。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馬斯克的微信夢

去年12月，有一個「中國版」的馬斯克意外在網絡走紅，甚至引起了本尊的關注，「真·馬斯克」後來在社交媒體上主動回應：「我可能是半個中國人」。之所以想起這件舊事，是因為馬斯克最近真的彰顯了他的「中國人DNA」——熱愛微信。

埃隆·馬斯克，特斯拉和PayPal的聯合創始人，SpaceX首席執行官，人稱硅谷鋼鐵俠，當世最傳奇的企業家，幾乎沒有之一。以盛產奇思妙想著稱的他，最近被人們關注的「點子」是：要把Twitter打造成「西方微信」。

事件的源頭在4月底，馬斯克宣布以440億美元收購社交媒體平台Twitter，儘管之後飽受波折，鋼鐵俠的態度也是反覆橫跳，收購至今都未完成，且充滿了變數，但眼球確實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影響力拉滿。馬斯克最新的操作是，給Twitter全體8,000名員工開了個大會，會上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對微信濃濃的愛。他認為，全世界都需要一個像微信這樣包羅萬象、「全面擁抱生活」的App，而他要做的，就是把Twitter變成這個App。

事實上，微信的存在和取得的成功確實會讓很多西方人覺得難以置信。按鋼鐵俠的話說：「在中國之外，沒有像微信這樣的應用，而在中國之內，你基本上是生活在微信上。」除了發消息、打電話、傳圖和發帖子，微信還可以買菜、繳費、打車、搶機票、預約醫生、訂餐甚至貸款買個房。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幹不了。甚至，從某個角度上講，中國人就是靠微信了解世界。

如今，微信的月活躍用戶已經達到12.9億，而中國總人口也就14億，且要求以實名制註冊的特性，讓當中的重複用戶並不太多，這也是為什麼「活躍用戶」能達到如此之高的一個原因。更驚人的是，即使是在微信存在的第11年，用戶量也還在不斷增長，最近一次的統計，同比增長為3.9%。如果僅從用戶量來比較，Twitter現在擁有日活躍用戶為2.29億，馬斯克的「野心」是要讓這個數字達到10億，而走向10億的途徑就是變成「西方的微信」。

雖然馬斯克最終能否收購Twitter仍然成謎，但鋼鐵俠對微信的肯定和迷戀是真摯的，這也意味着，即便沒有Twitter，他可能也會遵循其他途徑打造他的「西方微信夢」——早在這次員工大會前，他已經說過：「（像微信這樣的App）不必來自Twitter，它可以是從頭創建的，但我認為需要存在這樣的應用。」

確認過眼神，是微信真愛粉了。只是，微信的模式和成功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獨特的政經環境以及監管模式、技術環境等等，這些都與西方大不相同，要在大洋彼岸複製微信之路，並不容易。但馬斯克終究是以奇思妙想著稱的，誰也不知道他將會怎樣化解面臨的困難，更不知道他的「半個中國人」加上「半個西方人」的組合會鑄造出怎樣的傳奇。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信而有征
劉征

記憶的記錄

我現在愈來愈少發微信朋友圈了。但其實不然，我只是把我所發的朋友圈都設置成了僅自己可見。於是，我可以不再考慮發得太多是不是會打擾到別人。我只管任由自己的情緒，把我看到有趣的文章、我的隨想、我看書的心得、我所拍攝的照片統統發上去。然後，每過一段時間，只消動動手指，我就可以讓自己重新回到過去，進入隱秘而充盈的快樂。就好像當時所經歷的一切又都回來了。影影綽綽的，全都隱身在朋友圈那些隻字片語、所見所想和所感當中。甚至於，除了記憶，它還有另一重好處。假使我想要據此發展當時的細節，那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其實，這不是一個假設，我就是這樣做的。我所寫的很多文章，並不都是召之即來的內容。有些時候我也會思維凝滯，不知道要寫什麼才好。每到這時，我就會去翻看朋友圈。在裏面拿出一些話，思考它，還原它，發展它。最後，看着它漸漸豐盈起來，成為一篇複雜而完整的文章。

這個作為要去展示的一整篇文章，因為來自於一個偶然，是當時心情境遇的重疊，它就顯得既真實又感性。而在我回望那段記憶的時候，因為它的回溯性，它又具有了某種一般化的反思。於是，這種對於真實過往的回憶就成了情感和理性的交叉。就好比盧梭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當中曾經描述的那樣，一段記錄，假如它喪失尋找讀者的意圖，那麼至少它有一點好處，就是當你60歲的時候再回望30歲時留下的一切，你會進入一種並軌的人生。這時候的你，既年老，又年輕。因為記憶變成了一種物質，人生的時間或空間就此大大的拓寬了界限，令你的年老成為因豐富而充實的滿足狀態。

這樣說起來，一種來自於物的限制的悲觀主義就會被一種來自於物的行為所打破，這個物的行為，以記錄的形式出現，這記錄不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記錄，因為它在境遇當中，就沾染上你當時的情緒，它因而完全屬於你。就好像我現在正在寫這篇文章，恍惚之間，我腦中會出現昨晚在千島湖畔的散步，岸的對面有一片燈海，一個碼頭，一艘遊艇。很繁華又寧靜。明天，當我重新回到都市生活當中去了以後，也許我就把它丟在了腦後。但當哪一天我再回頭來看這篇文章，我會重新記起那個時刻。會想起對面一大片酒店的燈光，還有建築群在水中的倒影，我和我的同事李至穎在那裏各自拍着照片。或許還會想到點別的，但既然是將來才會發生的事，誰知道呢？不過這種記錄是私密、豐盈而快樂的，因為自始至終它都由本能引起。它的自然而然帶着一種不可預期。

我們往往遺憾那些我們無法記錄的、令我們深有感觸的事。因為它來得太快，又留不下來。記錄的創作式快感就從這裏來。而且，這種主體性行為是完全自發自覺的，在你還沒意識到的時候，你就舉起了相機。在尋找角度記錄的時候，看似很簡單，這實際是一個完全的主體性行為，可以令自己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主人。而這種行為的無用處，令主體的展現既自覺又十分寬廣。最後，當你回望它的時候，你的人生閱歷還會重新領悟這段記錄，並展示它。那將混雜着熟悉和陌生，而你始終是這感覺和這物的主人。在這記憶的記錄裏，從始至終，都洋溢着自我肯定的快樂。